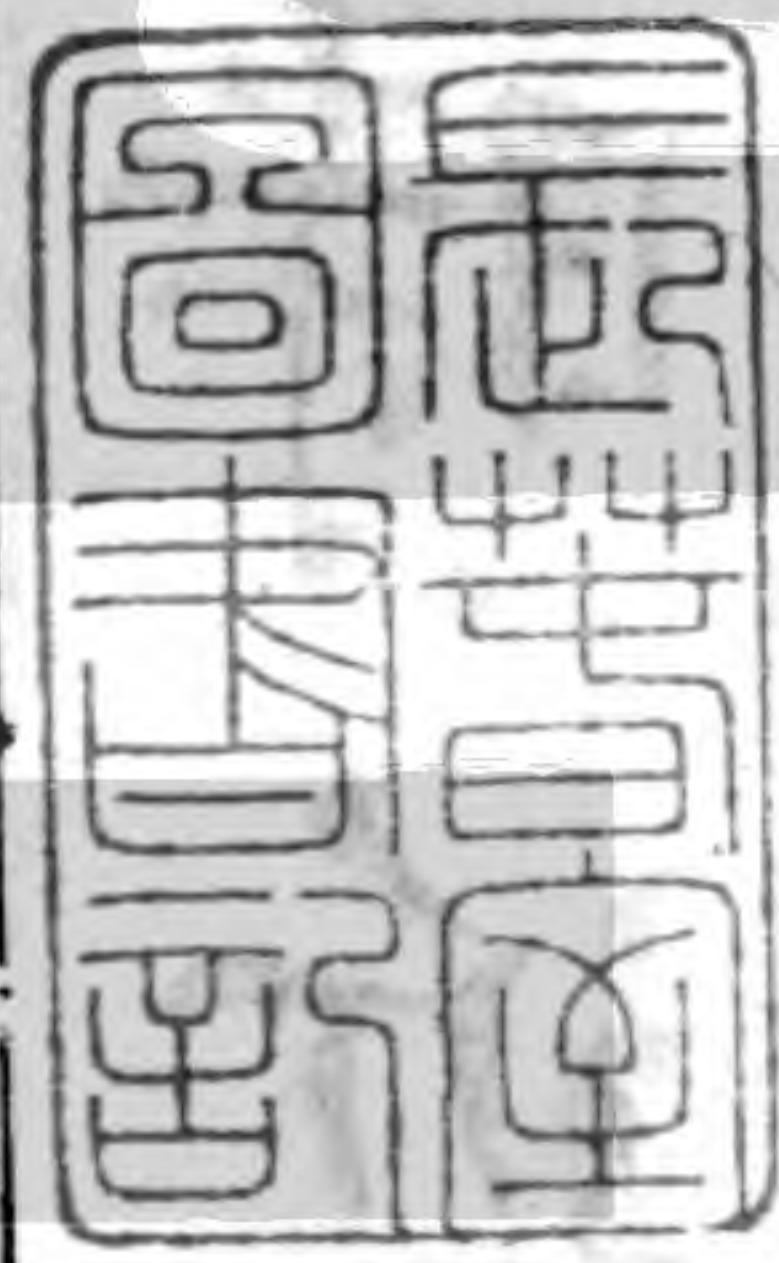


卷之五

高令公集題辭



蓋讀史至高令公而歎巧
詐之不如樸誠競躁之不
如恬愉也境有所必避而
慨慷以臨之事有所必趨
而靜默以鎮之貞不絕俗

安政七改



忠不近名卒使威主可以
理奪澆暮因之化孚恥辱
何加尤悔雙遣儷景台鉉
九霄之樑棟自高閱祚願
期一世之津梁未已微似
義俠全抽道心時近通人
終呈拙効蓋坤厚以載物
乾惕以自強孔所謂言忠
信行篤敬蠻貊可行庶幾
近之老所謂雄守雌白守
黑谿谷自如殆有進乎公
學靡所不淹識無所不透

翰墨而成勳績雖非所期
華實而兼春秋乃其餘事
惜方山之頌既闕而代都
之賦亦湮今此逸函還綜
大雅三復徵士頌恍挹延
陵墓中之劒焉卒業酒訓
差勝揚子井湄之瓶焉
天啓甲子嘉平月朔日龍
溪張燮書于姑蘇之蔚霞

館



讀方山之書既聞其代節

幾時變書子故種之隙雲

天啓甲子歲平以險阻

陸親耕子共賦之樂書訓

高令公集目錄

卷之一

賦

鹿苑賦

樂府

羅敷行

王子喬

詩

答宗欽十三章

宗欽贈高允十二章附

詠貞婦彭城劉氏八章

表

進天文要畧表

郡國建學表

疏

矯顏俗疏

諫起宮室疏

卷之二

上書

諫東宮上書

書

答宗欽書

宗欽與高允書附

頌

北伐頌

徵士頌有序

論

著論

訓

酒訓 有序

祭文

祭岱宗文

附錄

高允傳

北魏 齊 收

高允傳

唐李延壽

遺事

高令公集評之一

魏渤海高允撰

明閩漳張燾撰

賦

鹿苑賦

冬重長人月二二二表之共言公之入太十三

卷之三

祭岱宗文

附錄

集序

高令公集卷之一

魏渤海高允伯恭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賦

鹿苑賦

啓重基於朔土系軒轅之洪裔武承天以作主
熙大明以御世灑靈液以滂沱扇仁風以遐被
踵姬文而築苑包山澤以開制植群物以充務
蠲四民之常稅暨我皇之繼統誕天縱之明獻

追鹿野之在昔興三轉之高義振幽宗於已永
曠千載而可寄於是命匠選工刊茲西嶺注誠
端思仰模神影庶真容之髣髴耀金暉之煥炳
卽靈崖以構宇竦百尋而直正絙飛梁於浮柱
列荷華於綺井圖之以萬形綴之以清永若祇
洄之瞪對孰道場之塗迴嗟神功之所建超終
古而秀出寔靈柢之協贊故存貞而保吉鑿仙
窟以居禪闢重階以通術澄清氣於高軒佇流
芳於王室茂花樹以芬敷涌醴泉之洋溢祈龍

宮以降雨侔膏液於星畢若乃研道之倫行業
貞簡慕德懷風杖策來踐守應貞之重禁味三
藏之淵典或步林以經行或寂坐而端宴會衆
善以並臻排五難而俱遣道欲隱而彌彰名欲
毀而逾顯伊皇輿之所幸每垂心於華園樂在
茲之間敞作離宮以營築固爽塏以崇居枕平
原之高陸恬仁智之所懷眷山水以肆目玩藻
林以遊思絕鷹犬之馳逐眷耆年以廣德縱生
生以延福慧愛內隆金聲外發功濟普天善不

自伐尚諮賢以問道詢芻蕘以補闕盡敬恭於
靈寺遵晦望而致謁奉請戒以畢日兼六時而
宵月何精誠之至到良九劫之可越資聖王之
遠圖豈循常以明教希縉雲之上升羨頂生之
高蹈思離塵以邁俗涉玄門之幽奧禪儲宮以
正位受太上之尊號既存無而御有亦執靜以
鎮躁覩天規於今日尋先哲之遺誥悟二乾之
重蔭審明離之並照下寧濟於兆民上尅光於
七廟一萬國以從風總群生而爲導正南面以
無爲永措心於冲妙夫道化之難期幸微躬之
遭遇逢扶桑之初開邁長夜之始曙顧衰年以
懷傷惟負忝以危懼敢布心以陳誠效鄙言以

自著脚著花文履耳穿明月珠頭有隨馬鬃倒

枕象牙梳姍姍善趨步擔擔曳長繩下侯爲之

高蹈思離塵以邁俗涉玄門之幽奧
 自眷受太上之尊號既存無而御有亦執靜以
 對對對負忝以承對對亦以以刺婦姦漏言以
 費愚翁并桑之財開蠶桑之故謂爾衰平以
 兼漁永昔心似收烟夫道北玄鶴歸幸燭洪文

詩

羅敷行

邑中有好女姓秦自羅敷巧笑美回盼鬢髮復
 凝膚脚著花文履耳穿明月珠頭作墮馬髻倒
 枕象牙梳娉娉善趨步檐檐曳長裾王侯爲之
 顧駟馬自踟蹰

王子喬

王子少卿王少卿超升飛龍翔天庭遺儀景雲漢
 酬光驚電逝忽若浮騎日月從列星跨騰八廓

踰杳冥尋元氣出天門窮覽有無究道根

答宗欽十三章

湯湯流漢藹藹南都載稱多士載耀靈珠邈矣
高族世記丹圖啟基郢城振彩涼區

吾生朗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奕世克隆方圓
備體淑德斯融望傾群雋響駭華戎

響駭伊何金聲允著匡贊西藩拯厥時務肅志
琴書恬心初素潛思淵渟秀藻雲布

上天降命祚鍾有代協燿紫宸與乾作配仁邁
春陽功隆覆載招延隱叟永貽大賚

伊余櫟散才至庸微遭緣幸會忝與樞機竊名
華省厠足丹墀愧無螢燭少益天暉

明外非諭信漸難兼體卑處下豈曰能謙進不
弘道退失淵潛既慚朱闕亦愧閭閻

史班稱達楊蔡致深負荷典策載蹈於心四轍
同軌覆車相尋敬承嘉誨永佩明箴

遠思古賢內尋諸已仰謝丘明長揖南史遐武
雖存高蹤難擬夙興夕惕豈獲恬止

世之圯矣靈運未通風馬殊隔區域異封有懷
西望路險莫從王澤遠灑九服來同

在昔平吳二陸稱寶今也剋涼吾生獨矯道映
儒林義爲群表我思與之均於紵縞

仁乏田蘇量非叔度韓生屬降林宗仍顧千載
曠遊邁茲一遇藻詠風流鄙心已悟

年時迅邁物我俱逝任之斯通擁之則滯結駟
貽塵屢空亦敝兩間可守安有回賜

詩以言志志以表丹慨哉刎頸義已中殘雖曰
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勵之無忘歲寒

宗欽贈高允十二章附

鬼峩恒嶺滉漾滄溟山挺其和水耀其精啓
茲令族應期誕生華冠衆彥偉邁群英
於穆吾子含貞藉茂如彼松竹陵霜擢秀味
老思冲翫易體復戢翼九臯聲溢宇宙
我皇龍興重離疊映剛德外彰柔明內鏡乾
象奄氣坤厚山競風無殊音俗無異徑
經緯曰文著述曰史斟酌九流錯綜幽旨帝

用訓詁明發虛擬廣闢四門披延髦士
爾應其求翰飛東觀口吐瓊音手揮霄翰彈
毫珠零落紙錦粲墳無凝割典無滯泮
山降則謙含柔爲信林崇日漸明外斯進有
邈夫子兼茲四慎弱而難勝通而不峻
南薰邈矣史功不申固傾佞竇雄穢美新遷
以陵腐邕由卓泯時無逸勒路盈摧輪
尹佚謨周孔明述魯抑揚群致憲章三五昂
昂高生纂我遐武勿謂古今建規易矩

自昔索居沈淪西藩風馬旣殊標榜莫緣開
通有運閭遇當年披衿暫面定交一言
諮疑祕省訪滯京都水鏡叔度洗吝田蘇望
儀神婉卽象心虛悟言禮樂採研詩書
履霜悼遷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踰激電進
乏由賜退非回憲素髮掩玄枯顏落舊
文以會友友由知己詩以明言言以通理盼
坎迷流覲良闈止伊爾虬光肆鱗曲水

詠貞婦彭城劉氏八章

兩儀正位人倫肇甄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
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終契黃泉

封生令達卓為時彥內協黃中外兼三變誰能
作配克應其選寔有華宗挺生淑媛

京野勢殊山川垂互乃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
既弘私義獲著因媒致幣邁止一幕

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禮比情以趣諧忻願
難常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戚戚長懷

時值險屯橫離塵網伏鎖就刑身分土壤千里

雖遐應如影昔良嬪洞感發於夢想

仰惟親命俯尋嘉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

守窮誓不二醮何以驗之殞身是效

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心存於義所重則輕結憤

鍾心甘就幽冥永捐堂宇長辭母兄

茫茫中野翳翳孤丘葛藟冥蒙荆棘四周理苟

不昧神必俱游異哉貞婦曠世靡儔渤海封卓妻劉氏彭

城人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以事見法劉氏在
家忽形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止經旬凶問果
至遂憤歎而終時人比之秦嘉妻云
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乃為之詩

驗必其赫幽冥永世堂宇具鞫母只
 人文與世瘳不學生必存於遠所重限神辭贊
 中與誓不二難何以鑄之既具具茲
 州郵縣命前亭謀我詰詰會茲美美新陰畢法
 編選懃收潔身敵國渴發外夢懸

表

進天文要畧表

往年被勅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
 可觀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
 秋著皆所以章明列辟景測皇天者也故先其
 善惡而驗以災異隨其失得而效以禍福天人
 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
 崇其道而稽其法數以自脩飭厥後史官並載
 其事以為鑒誠漢成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

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青而不見納遂因洪範
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爲其傳覲以感悟人主而
終不聽察卒以危亡豈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
則天叡鑒自遠欽若稽古率由舊章前言往行
靡不究鑒前皇所不逮也臣學不洽聞識見寡
薄懼無以禪廣聖聽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
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

郡國建學表

臣聞經綸大業必以教養爲先咸秩九疇亦由
文德成務故辟雍光於周詩泮宮顯於魯頌自
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蕪沒雅頌之聲京邑
杜絕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
每欲憲章昔典經闡素風方事尚殷弗遑克復
陛下欽明文思纂成洪烈萬國咸寧百揆時敘
申祖宗之遺志興周禮之絕業爰發德音惟新
文教摛紳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勅並集二省

披覽史籍備究典紀靡不敦儒以勸其業貴學
以篤其道伏思明詔玄同古義宜如聖旨崇建
學校以厲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時郁郁
之音流聞於四海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
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
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
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
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世履忠清堪爲人師者
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
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

中第

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煇然

久頌而俗不革變將出俗

久頌而俗不革變將出俗

久頌而俗不革變將出俗

久頌而俗不革變將出俗

久頌而俗不革變將出俗

久頌而俗不革變將出俗

四人學生一百人
次郡立博士一人
勸教一人
學生八十人
中郡立博士一人
勸教一人
學生四十人
中第入下部立博士一人
勸教一人
學生四十人
中第望人
行外勤
勤各殊
昔去盡
高門
次及
上皆
庶業
夙如
木升
殊對
不向
半
茲學
主
項
陳

疏

矯頽俗疏

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修德布政先於寡妻及於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爲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教矣民胥効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

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往年及今頻有檢劾誠是諾王過酒致責跡其元起亦由色衰相棄

致此紛紜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爲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錮三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捐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苟靡費有益於

亡者古之人奚獨不然今上爲之不輟而禁下
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
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
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
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
也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
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
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
譁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藝污辱視聽朝廷積習
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
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頽
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

聖躬紫微臨望可以

谷臣恐天下養主永不聞其斷慈矣
百王之末輒習儉之樂而不辭其蠶以惠賤
以爲美而責風谷之青蠶此正異也今對平當

諫起宮室疏

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
營立非因農隙不有所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
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温室足以安
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觀望遠近若廣修壯麗
爲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及
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
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
婦不織或受其寒况數萬之衆其所損廢亦以

多矣推之於古驗之於今必然之效也誠聖主所宜思量

高令公集卷之二

魏渤海高允伯恭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上書

諫東宮上書

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千載不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

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鷄犬乃至敗酤市鄽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虢之將亡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不修人君之重好與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小利卒有顛覆傾亂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懼夫爲人君者必審於擇人故稱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商書云無邇小人孔父有云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矣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歷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宮誠曰乏人雋又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產販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

其平賊逆忠貞所由田園公餘貧不畜豕雞賣
古昔悲非弃賤之數姑爾幾可少察愚言礼出
由之令東宮熾曰之人高又不少即來并脚式
兼惡來洵以爽其固氣購古今并寸之網莫不
慈矣施王愛風各齊里洵以王天下無搖愛烈

書

答宗欽書

頃因行李承足下高問延佇之勞為日久矣王
途一啓得敘其懷欣於相遇情無有已足下兼
愛為心每能存顧養之以風味惠之以德音執
翫反覆銘於心抱吾少乏尋常之操長無老成
之致憑賴賢聖以自克勉而來喻褒飾有過其
分既承雅贈即應有答但唱高則難和理深則
難酬所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

不足標明來旨且表以心幸恕其鄙滯領其至
意

宗欽與高允書附

昔皇綱未振華裔殊風九服分隔金蘭莫遂
希懷寄契遙想積久天遂其願爰邁京師才
非季札而眷深孫僑德垂程子而義均傾蓋
曠齡罕遇會之一朝比公私理異訓諮路塞
端拱蓬宇歎慨如何不量鄙拙貢詩數韻若
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雖莊生之

所尚非淺識所宜循愛敬既深情期往返思
遲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紆鳳彩以耀榛苓延
連城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

皇天不融王猷允塞靜亂以威穆民以則北虜舊隸
稟政在蕃往因時 逃命北轅世襲凶軌背忠
食言招亡聚盜醜類實繁敢率犬羊圖縱猖獗

昔皇綱未振華裔殊風九服分隔全蘭莫遂
希懷寄契遙想積久天遂其願爰邁京師才
非季札而眷深孫僑德垂程子而義均傾蓋
巽勲以知武樂昔具河望也
異訓諮路塞
戩戩意以卦端吝苦指孫鳳深以獸林奮
尚非姿滿河宜能愛婦碧采請賦卦或

頌

北伐頌

皇矣上天降鑒惟德眷命有魏照臨萬國禮化
丕融王猷允塞靜亂以威穆民以則北虜舊隸
稟政在蕃徃因時 逃命北轅世襲凶軌背忠
食言招亡聚盜醜類實繁敢率犬羊圖縱猖蹶
乃詔訓師興戈北伐躍馬裹糧星馳電發撲討
虔劉肆陳斧鉞斧鉞暫陳馘翦厥旅積骸填谷
流血成浦元兇狐奔假息窮野爪牙既摧腹心

高令公集 卷之二 五
亦阻周之忠厚存及行葦翼翼聖明有兼斯美
澤被京觀垂此仁旨封尸野獲惠加生死生死
蒙惠人欣覆育理貫幽冥澤漸殊域物歸其誠
神獻其福遐邇斯懷無思不服古稱善兵歷時
始捷今也用師辰不及浹六軍克合萬邦以協
義著春秋功銘玉牒載興頌聲播之來葉

徵士頌

有序

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
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群賢之
行舉其梗槩矣今著之於左

中書侍郎固安伯范陽盧玄子真

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

河內太守下樂侯廣寧燕崇玄畧

上黨太守高邑侯廣寧常陟公山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高毗子翼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李欽道賜

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

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士衡

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閔友規

京兆太守趙郡李詵令孫

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虎符

中書郎中即丘子趙郡李遐仲熙

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

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邁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

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策

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許琛

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宣道茂

中書郎燕郡劉遐彥鑒

中書郎武恒子河間邢穎宗敬

滄水太守浮陽侯渤海高濟叔民

太平太守平原子鴈門李熙士元

祕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

高令公集 卷之二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

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悛

州主簿長樂潘天符

郡功曹長樂杜熙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

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

祕書郎鴈門王道雅

祕書郎鴈門閔弼

衛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郎苗

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

陳留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呂季才

夫百王之御士也莫不資仗群才以隆治道故
周文以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爲盛此載籍之
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麤已後宇內平定誅
赫連積世之僭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
盪涼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於是一偃兵息甲修
立文學登延儁造酬諮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
人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范陽盧玄等四十

二人皆冠冕之胄著問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
明詔以徵玄等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
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
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興焉昔與之俱
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游集私門上談公務下
盡忻悞以爲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
凶代謝同徵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
張往昔之忻變爲悲感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
還返一敘于懷齊衿于垂歿之年寫情於桑榆

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歿在朝者皆後進之士
居里者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
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末歎而不已夫頌者
美盛德之形容亦可賦言寄意不爲文二十年
矣然事切於心豈可默乎遂爲之頌詞曰
紫氣干霄群雄亂夏王龔徂征戎車屢駕掃蕩
遊氛克剪妖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
既寧且一偃武橐兵唯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
舉逸巖隱投竿異人並出疊疊盧生量遠思純

鑽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旣招釋褐投巾攝齊
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憑影附
劉以和親茂祖煢單夙罹不造克已勉躬聿隆
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
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苟進任理栖遲居冲
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饑子翼致達
道賜悟深相期以義相和若琴竝參幕府俱發
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
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祿實先受班同
舊臣位竝群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崇華
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
之秀卓矣友規稟茲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
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實
名區世多竒士山嶽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
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尹西都靈惟
作傳垂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階卽署
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淵長雅性清到憲章
古式綢繆典誥時值險難常一其操納衆以仁

訓下以孝化被龍川民歸其教邁則英賢侃亦
稱選聞達邦家名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
繩匠弗顧功不獲展劉許履忠竭力致躬出能
騁說入獻其功輜軒一舉撓燕下崇名彰魏世
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
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臯翰飛紫冥
頻在省闈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歟
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于高
莫耻于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爲

四雋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疴賦詩以訊
忠顯於辭理出於韻高滄朗達默識淵通領新
悟異發自心胷質侔和璧文炳雕龍耀姿天邑
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
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孔稱游夏漢美淵雲越共伯度出類踰群司言
祕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
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
英偉擢穎閭閻聞名象魏蹇蹇儀形邈邈風氣

高令公集 卷之二 十一
達而不矜素而能賁潘符標尚杜熙好和清不
潔流渾不同波絕希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
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爲
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
率禮從仁罔愆于式失不繫心得无形色卽苗
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爲治性協於時
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曷異物以利移人以
酒昏侯生潔已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
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屈彼
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
邊土納慶群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
其槩體襲朱裳腰紐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
君臣相遇理實難偕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矜
散想解帶舒懷此昕如昨存亡奄垂靜言思之
中心九摧揮毫頌德潛爾增哀

中山人對戰亭於燕皆爾曹來

婿賦鞞帶鋒刺此祖吹非奇寸奪年精言思之
昔耳賦豎豎實璞削昔因脾命與之良謂楚外
其渠鬻鬻未棠甄絲雙刷榮罪當却風高下輝
慶土際裏緝賀豐甘醴各育外志融其忠本盡
南秦申海廷命藉之以對燕之以而流鼓風水

論

著論

劉潔嘗謂私人曰若車駕不還吾當立樂平王及潔誅王以憂死日者董道秀亦誅

允著
著論

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
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
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
秀棄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
悔窮高曰亢高而無民不為善也夫如是則上

高令公集 卷之二
寧於王下保於已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於
本而從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訓

酒訓 有序

臣被勅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臣以朽
邁遭人倫所棄而殊恩過隆錄臣於將歿之年
勗臣於已墜之地奉命驚惶喜懼兼甚不知何
事可以上答伏惟陛下以叡哲之姿撫臨萬國
太皇太后以聖德之廣濟育群生普天之下罔
不稱賴然日昃憂勤虛求不已思監往事以爲
警戒此之至誠悟通百靈而况於百官士民不

勝踴躍謹竭其所見作酒訓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荒廢辭義鄙拙不足觀採伏願聖慈體臣慙慙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詞曰

自古聖王其爲饗也玄酒在堂而醕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原降於滋味雖汎爵旅行不及於亂故能禮章而敬不虧事畢而儀不忒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將何以範時軌物垂之於世歷觀往代成敗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數也商辛耽酒殷道以之亡公旦陳誥周德以之昌子反昏酣而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世而爲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爲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殆於政也爲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於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天年亂志天亂之損不亦夥乎無以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而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師不遵反將何因詩不言乎如

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義也作官以箴之申
謨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則三覆而佩
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之此實先王納規之
意往者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誕以爲不羈縱長
醜以爲高達調酒之頌以相眩曜稱堯舜有千
鐘百觚之飲著非法之言引大聖爲譬以則天
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
升以此推之千鐘百觚皆爲妄也今大魏應圖
重明御世化之所暨無思不服仁風敦洽於四
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誨而不倦憂勤備於
皇情誥訓行於無外故能道協兩儀功同覆載
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普天率土靡不蒙賴在朝
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已從善履正存貞節酒以
爲度順德以爲經悟昏飲之美疾審敬慎之彌
榮遵孝道以致養顯父母而揚名蹈閔曾之前
軌遺仁風於後生仰以答所授俯以保其成可
不勉歟可不勉歟

崇數孝齒以延養顯父母而辨名節閱曾之節
 為喪則斷以為斷部各煇之美與審婚對之願
 之士育志之人宜京口以善錄五存貞節所以
 才恩下逮罔育不數普天率土朝不蒙飾垂臆
 皇訓詰賸行於無於姑謂齒斷兩對也同繫輝
 萬太皇太后以至斷之劉臨而不對憂懼斷於

祭文

祭岱宗文

維皇興二年敢昭告於岱宗之靈正趾坤元作
 鎮東夏齊二儀以求固崇至德以配天故能資
 元氣以造物協陰陽而變化若其崑嶺峭峙川
 谷幽深神怪譎詭倏忽百靈吐納風雲育成萬
 品攝生之所歸焉禎祥之所萃焉是以歷代帝
 王之崇封禪銘功以告其成七十二君咸在茲
 焉自非功侔造化應同自然孰能若此者哉自

高令公集 卷之二
我國家肅恭禋祀懷柔百神邦域之內罔不咸
秩往以天路未夷雖望祭有在今大化既同奄
有淮岱謹薦於嶽宗之靈尚饗

附錄

高允傳

齊魏 收

高允字伯恭渤海人也祖泰在叔父湖傳父韜
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敬慕爲慕容垂
太尉從事中郎太祖平中山以韜爲丞相參軍
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玄伯見而異
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昭必爲一代偉
器但恐吾不見耳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郡推
財與二弟而爲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

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郡召功曹神麤三年世祖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爲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多不決乃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並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世祖之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允曾作塞上翁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語在丕傳涼州平以參謀之勲賜爵汶陽子加建武將軍後詔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以本官領著作卽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識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允允曰天文曆數不可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曆術

之淺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

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元之射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於曆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唯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爲秦王翰傳後勅以經授恭宗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虛胡方回共定律令世祖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機之務何者爲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

食者衆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勝濟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世祖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尋祭覺黑子請計於允曰主上問我爲首爲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又自告忠誠罪必無慮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等咸言首實罪不可測宜諱之黑子以覽等爲親已而反怒允曰如君言誘我死何其不直遂與允絕黑子不以實

對竟爲世祖所疎終獲罪戮是時著作令史閔湛郟擻性巧佞爲浩信待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竝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祕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并求勅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旣而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筆之跡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恭宗使東宮侍郎吳延召允仍留宿宮內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請曰爲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旣入見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宮同處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

然浩綜務處多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謬參著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死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如此言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世祖怒甚勅允爲詔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請世祖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當

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人言怒帝如此
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宦
意屬休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
閣尸素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
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
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
殊遇榮曜當時孤負聖恩自貽灰滅即浩之跡
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
蹇諤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
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
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爲史之大體未爲多
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
荷殿下大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動
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
翟黑子恭宗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取
其利允諫恭宗不納恭宗之崩也允久不進見
後世祖召允升階獻歔悲不能止世祖流淚命
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高允無故悲泣

今至尊哀傷何也世祖聞之召而謂之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左右曰臣等見允無言而泣陛下爲之悲傷是以竊言耳世祖曰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諫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因悲耳允表進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世祖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及高宗卽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

其能勸高宗大起宮室允諫宜思量高宗納之允以高宗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允諫稱五異高宗從容聽之或有觸迂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書陳得失者高宗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

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已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面論至朕所不樂聞者皆侃侃言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但伺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筆匡我國家不過作卽汝等不自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高宗

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厨中鹽菜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卽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忱爲綏遠將軍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高宗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卽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没入縣官後焦以老得

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涼也文多不載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祕書監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加左將軍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

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
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
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
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
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
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爲人物所推如此高
宗重允常不名之恒呼爲令公令公之號播於
四達矣高宗崩顯祖居諒闇乙渾專擅朝命謀
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

詔允曰自頃以來庠序不建爲日久矣道肆陵
遲學業遂廢予矜之歎復見於今朕旣纂統大
業八表晏寧稽之舊典欲置學宮於郡國使進
修之業有所津寄卿儒宗元老朝望舊德宜與
中祕二省參議以聞允表分別諸郡學置師徒
有差顯祖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
疾頻上表乞骸骨不許於是著告老詩又以昔
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皇興中
詔允兼太常至兗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

而行勿有辭也後允從顯祖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顯祖覽而善之又顯祖時有不豫以高祖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顯祖於是傳位於高祖賜帛千匹以標忠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而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續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

正自高宗迄於顯祖軍國書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薦高閭以自代以定議之勲進爵咸陽公加鎮東將軍尋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征西將軍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民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禮爲善者何望乃表聞修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民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遊不以斷决爲事後正光中中散大夫中書舍人河內常景追思允帥郡中故老爲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

焉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里十餘章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勅州郡發遣至都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固辭不許又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允又奉勅作酒訓高祖悅之常置左右詔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頽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

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常致之尋詔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皆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几杖問以政治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咨訪焉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初真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以

獄者民之命也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
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
之餘釁况凡人能無咎乎其年四月有事西郊
詔以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
車覆傷眉三處高祖文明太后遣醫藥護治存
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啟陳無恙允免其罪
先是命中黃門蘇興壽扶持允曾雪中遇犬驚
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共允
接事三年未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
晝夜手常執書吟詠尋覽篤親念故虛已存納
雖處貴重志同貧素性好音樂每至伶人弦歌
鼓舞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
惡殺性又簡至不妄交遊顯祖平青齊徙其族
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饑寒徙人之
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
賑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收其才能表奏申
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能無宜
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條頌志氣猶不多損

談說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
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
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
不適猶不寢卧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詠如常
高祖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脩往脉視之告以
無恙脩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
使備賜御膳珍羞自漶米至於鹽醢百有餘品
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
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
我篤老大有所資得以瞻客矣表謝而已不有
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
匹布二千匹綿五百斤錦五十匹雜綵百匹穀
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資者莫及焉
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
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誄頌
箴論表讚左氏公羊釋毛詩拾遺論雜解議何
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於世允明筭法
爲筭術三卷子枕襲

高令公集 卷之四 金
史臣曰依仁遊藝執義守喆其司空高允乎蹈
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物卒
悟明主保已全身自非體隣知命鑒照窮達亦
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
來斯人而已僧裕學治有聞聿脩之義也

高允傳

唐李延壽

高允字伯恭渤海蓿人漢太傅衰之後也曾祖
慶慕容垂司空祖父泰吏部尚書父韜少以英
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推敬亦仕慕容垂爲太
尉從事中郎道武平中山以爲丞相參軍早卒
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異之歎曰
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但吾
恐不見耳年十餘歲祖父泰喪還本郡允推財
與二弟而爲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

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
春秋公羊曾作塞上公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
致神麈三年太武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
軍鎮鄴以允爲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
春而諸州囚不決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
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
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盧
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
並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

太武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
被徵還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
事以謀平涼州之勲賜爵汶陽子後奉詔領著
作卽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考
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
失別爲魏曆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
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曆術
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
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

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曆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源之射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於曆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爲秦王翰傅後勅以經授景穆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靈胡方回共定律令太武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萬機何者爲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

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爲郡守景穆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令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鑿公孫質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鑿等爲親已怒而絕允而不以實對終獲罪戮時著作令史閔湛郗勰性巧佞爲崔浩信待其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曰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請收藏境內諸書班浩所注并求敕浩注禮傳浩亦表薦湛有著作才湛等又

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敕允爲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

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已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誡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

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迹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爲史之本體未爲多違然臣與浩寔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景穆不納景穆之崩也允久不進見後見升階歔歔悲不能止帝流淚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帝聞之召

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請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悲耳先是敕允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允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及文成卽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允諫帝納之允以文成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諫稱五異帝從容聽之或有觸迂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已之美至如高

高令公集 附錄
三
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
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
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聞
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
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執筆匡我不過著作郎
汝等不亦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
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
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
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厨中鹽菜而

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
百疋粟千斛拜長子忱爲長樂太守允頻表固
讓帝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
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
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
子樵採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
山澤遵母焦没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
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
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

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時中書博士
索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
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
領祕書監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初允與游雅
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
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
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餘年
未見是非喜愠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
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
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
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
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
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
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
仁及僚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
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
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
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

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
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
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爲人物
所推如此文成重允嘗不名之恒呼爲令公令
公之號播於四遠矣文成崩獻文居諒闇乙弗
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
中參決大政又詔允曰朕稽之舊典欲置學官
於郡國卿儒宗元老宜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
允表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
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
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
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
博關經典履行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
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夙
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
修謹堪束修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等帝從
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疾頻上表乞
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

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皇興中詔允兼
太常至兗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
有辭也後允從獻文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
上北伐頌帝覽而善之帝時有不豫以孝文冲
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
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聖聽願陛下
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
於是傳位於孝文賜允帛百疋以標忠亮又遷
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不能專勤
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依續崔
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自文成迄於
獻文軍國書檄多允作也未乃薦高閭以自代
以定議之勲進爵咸陽公尋授懷州刺史允秋
月巡境問人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
乃歎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祀爲善者何望乃表
修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
行然儒者優遊不以斷決爲事後正光中中書
舍人河內常景追思允率郡中故老爲允立祠

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焉太和二年又以老乞
還鄉章十餘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
以安車徵允敕州郡發遣至都復拜鎮軍大將
軍領中祕書事固辭不許扶引就內改定皇誥
又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孝文覽
而悅之常置左右詔允乘車上殿朝賀不拜明
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頽而志識無損猶
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
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
其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
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致之尋詔朝
晡給御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
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竝羅列顯官而允
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
時延入備几杖詢以政事十年加光祿大夫金
章紫綬朝之大議皆諮訪焉其年四月有事西
郊詔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
車覆傷眉三處孝文文明太后遣醫藥護療存

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啟陳無恙乞免其罪
先是命中黃門蘇興壽扶侍允曾雪中遇犬驚
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共允
接事三年未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
晝夜手常執書吟咏尋覽篤親念故虛已存納
雖處貴重志同貧素性好音樂每至伶人弦歌
鼓舞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
惡殺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
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始真君中以獄訟

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
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
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
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况凡人能無
咎乎性簡至不妄交遊獻文之平青齊徙其族
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饑寒徒人之
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
賑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又隨其才能表奏
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能無

高令公集 附錄
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
損談說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
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
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
有不適猶不寢卧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咏如
常孝文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脩往脉視之告
以無恙脩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
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醢百有餘
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
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
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
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
千疋布二千疋綿五百斤錦五十疋雜綵百疋
穀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
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
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詠頌
箴論表讚誄左氏釋公羊釋毛詩拾遺雜解議
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於世允允明

筭法為筭術三卷

月三日...
 速于...以周...
 千...
 有...
 以...
 王...

遺事

樂平王不討楊難當軍至畧陽百姓爭致牛酒
 難當懼還仇池諸將議曰不誅豪帥軍還之後
 必聚為寇又不有所掠無以克軍實高允參不
 軍事諫曰今若誅之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一
 還為亂必速不以為然於是秋毫無犯
 胡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紆縞為美談吾
 之於子以弦韋為幽贊

胡叟傳

魏書樂平王傳

高允該覽群籍贊明五緯并述洪範

魏書歷志

高允奏樂府歌詞陳國家王業符瑞及祖宗德

美

魏書樂志

畢衆敬與高允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甚相

愛敬接膝談欵有若平生

畢衆敬傳

平齊之後高聰徙於北京高允爲之娉妻給其

資宅聰後爲允立碑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常

景尙允才器爲遺德頌司徒崔光云高光祿平

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不

得獨擅美也

常景傳

溫侍讀集引



溫子昇起家廣陽王客在馬

坊教諸奴子耳一旦登壇當

之者靡旗亂轍徐黃門答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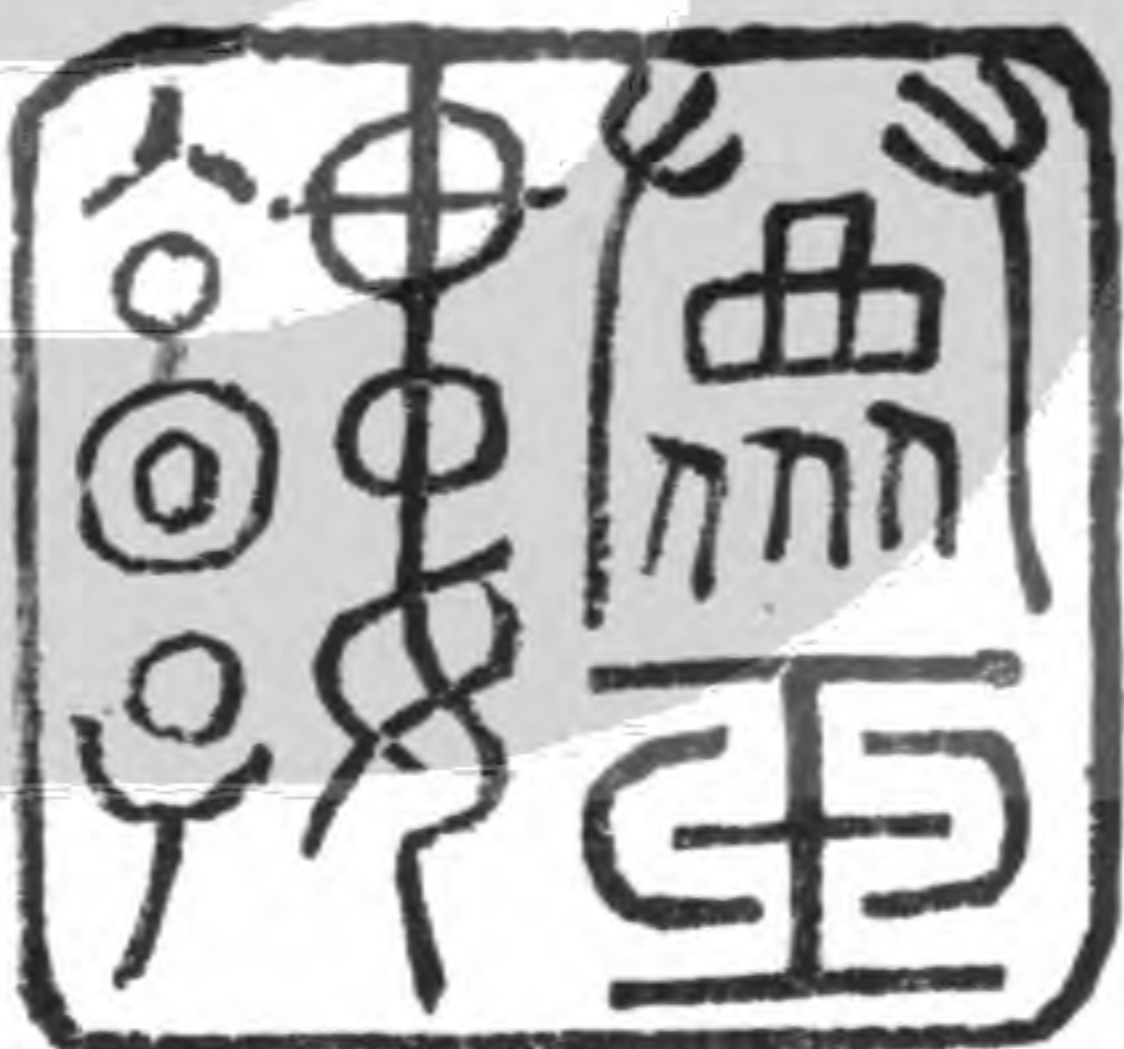
陽表啟獨沉思曰彼有溫郎

中才藻可畏今所為廣陽起

草猶有傳者斐然可念也他
如閻闔赦詔及天平答齊神
武勅千載動人而寺碑多非
完製庾子山所推挹寒陵片
石差堪共語今其略節存焉
余嘗位置子昇才藻儘堪與
梁氏諸賢分道揚鑣濟陰遵
彥固應內遜若所云梁帝嘆
曹陸復生自恨詞人數窮百
六此北人自張大其事吾未
敢據以為信也吐谷渾元不
稱解事之國乃其國主能致

子昇數卷于林頭此國主故
倍勝龜茲矣

天啓甲子秋日龍溪張燮書
于錢塘舟中



溫侍讀集目錄

卷之一

樂府

白鼻騮

結襪子

安定侯曲

燉煌樂

涼州樂歌二首

擣衣

詩

從駕幸金墉城

春日臨池

詠花蝶

相國清河王挽歌

詔

爲魏莊帝闔闔門赦詔

爲莊帝生皇太子赦詔

爲魏帝遷都拜廟鄴宮赦詔

勅

天平元年被命作答齊神武勅

表

魏帝納后群臣上禮文表

西河王謝太尉表

爲司徒高敖曹謝表

爲臨淮王謝封開府尚書令表

爲南陽王讓尚書表

爲上黨王穆讓太宰表

為廣陵王讓吏部尚書表

為安豐王延明讓國子祭酒表

為廣陽王壯征請大將表

卷之二

上書

為廣陽王淵上書

為廣陽王淵上書靈太后

銘

鐘銘

碑

舜廟碑

寒陵山寺碑

大覺寺碑

印山寺碑

定國寺碑

常山公主碑

墓誌銘

司徒元樹墓誌銘

司徒祖塋墓誌

文

閭闔門上梁祝文

附錄

溫子昇傳

北齊魏收

遺事

集評

溫侍讀集卷之一



魏濟陰溫子昇鵬舉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樂府

白鼻騮

少年多好事攬轡向西都相逢狹斜路駐馬詣

當壚

結襪子

誰能訪故劍會自逐前魚裁統終委篋織素空

有餘。

安定侯曲

封疆在上地鐘鼓自相和。美人當窓舞妖姬掩
扇歌。

燉煌樂

客從遠方來相隨歌且笑。自有燉煌樂不減安
陵調。

涼州樂歌二首

遠遊武威郡遙望姑臧城。車馬相交錯歌吹日
縱橫。

路出玉門關城接龍城坂。但事絃歌樂誰道山
川遠。

擣衣

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擣流黃。香杵紋砧
知近遠傳聲遞響何淒涼。七夕長河爛中秋明
月光。蟬螿塞邊絕候鴈鴛鴦樓上望天狼。

尋安城中城交尋卦人融可壽歲黃香并絲
壽亦

川遊

出王門關城對諸城對卧專茲相樂請重山

縣對武城運望城城車馬相交列

詩

從駕幸金墉城

茲城實佳麗飛甍自相並膠葛擁行風岩巽闕
流景御溝屬清洛馳道通丹屏湛淡水成文參
差樹交影長門久已閉離宮一何靜細草綠玉
階高枝蔭桐井微微夕渚暗肅肅暮風冷神行
揚翠旗天臨肅清警伊臣從下列逢恩信多幸
康衢雖已泰弱力將安騁

春日臨池

光風動春樹，丹霞起暮陰。峩峩映連璧，飄飄下散金。徒自臨濠渚，空復撫鳴琴。莫知流水曲，誰辨遊魚心。

詠花蝶

素蝶向林飛，紅花逐風散。花蝶俱不息，紅素還相亂。芬芬共襲手，歲華從可玩。不慰行客心，遽動離居歎。

相國清河王挽歌

高門詎改轍，曲沼尚餘波。何言吹樓下，翻成薤露歌。

露歌

為魏莊帝撰
蓋天道已盈，人倫亦極。以呂霍之門禍，謹所伏。梁范之家，管敬斯在。項孝昌之末，天步孔艱。女工亂政，帝國無主。雨朱

素蝶向林飛紅花
相亂芬芬共能
相亂芬芬共能

相亂芬芬共能
相亂芬芬共能

相亂芬芬共能
相亂芬芬共能

相亂芬芬共能
相亂芬芬共能

相亂芬芬共能
相亂芬芬共能

相亂芬芬共能
相亂芬芬共能

相亂芬芬共能
相亂芬芬共能

相亂芬芬共能
相亂芬芬共能

相亂芬芬共能
相亂芬芬共能

相亂芬芬共能
相亂芬芬共能

相亂芬芬共能
相亂芬芬共能

相亂芬芬共能
相亂芬芬共能

相亂芬芬共能
相亂芬芬共能

相亂芬芬共能
相亂芬芬共能

詔

為魏莊帝閹闔門赦詔

蓋天道忌盈人倫嫉惡疎而不漏刑之無捨是

以呂霍之門禍譴所伏梁董之家咎徵斯在頃

孝昌之末天步孔艱女主亂政監國無主爾朱

榮爰自晉陽同憂王室義旗之建大會盟津與

世樂推共成鴻業論其始圖非無勞效但致遠

恐泥終之實難曾未崇朝豺聲已露河陰之役

安忍無親王公卿士一朝塗地宗戚靡遺內外

俱盡假弄天威殆危神器時事倉卒未遑問罪
尋以葛賊橫行馬首南向捨過責成用平醜虜
及元顥問鼎大駕北巡復致勤王展力行所以
此論功且可補過既位極宰衡地踰齊魯容養
之至豈復是過但心如猛火山林無以供其暴
意等漏卮江河無以充其溢既見金革稍寧方
隅漸泰不推天功專爲己力與奪任情臧否肆
意無君之跡日月以甚拔髮數罪蓋不足稱斬
竹書愆豈云能盡方復託名朝宗陰圖釁逆睥
睨天居窺覷聖曆乃有裂冠毀冕之心將爲授
本塞源之事天旣厭亂人亦悔禍同惡之臣密
來投告將而必誅罪無容捨又元天穆宗室末
屬名望素微遭逢際會頗參義舉不能竭其忠
誠以奉家國乃復棄本逐末背同卽異爲之謀
主成彼禍心是而可忍孰不可恕並以伏辜自
貽伊戚元惡旣除人神慶泰便可大赦天下

始以奉宸圖以對稟本發未肯同唱異為之驚
鬪各聖素辦歡登烈會融參羨舉不誦融其忠
來對吉報而必精罪無容舒文元天豈宗室未
本塞然之聿天鴻淵瀾人亦辨師同惡之引密
坤天岳巖踰聖習以存嬰宸選長之必錄述辨

為莊帝生皇太子赦詔

有國三善事屬元良本枝百世義鍾繼體朕應
天纂命握圖受籙景祚維新十年以末今月吉
辰皇子誕育彩雲映日神光照殿方開博望將
起龍樓遠近同歡人神共悅便可大赦天下

爲魏帝遷都拜廟鄴宮赦詔

建國所先理屬於宗廟立事爲大禮歸於禋祀
大丞相渤海王神武命世重匡頽曆導塞源於
將竭扶神噐於已傾立天地之大功成人臣之
重義朕以冲昧猥當樂推關路多虞衿帶難固
瞻言往事取則前修乃襲去鄴用追遷亳定鼎
鄴都卜世惟永民用子來功成不日今清廟初
興闕宮始就靈祇萃止祖考來格神光夜照香
氣朝聞今月吉辰躬展誠敬時和氣婉景麗雲

柔四表來庭萬國在位哀樂相交感慶兼集固
宜觀象雷雨布寬大之恩取類澤風申肆青之
令可大赦天下

勅

天平元年被命作答齊神武勅

高歡擁立魏孝武於洛陽自歸鄴都已斛
斯椿構帝漸與歡隙封隆之孫騰亡奔歡
洩其謀帝規欲討歡假稱將伐句吳且借
宇文賀拔歡亦表稱勒兵四道伏聽處分
仍申信誓云爲嬖倖所間一旦賜疑若負
陛下身受天殃子孫殄絕一二佞臣願斟
量廢出帝命舍人溫子昇草勅答之子昇
逡巡未敢作帝據胡床拔劍作色乃遣筆

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
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間者
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雋且申朕懷今得

王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
遇王武畧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
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
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
宇文爲亂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與王俱爲聲
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
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念無可責君若欲
分謗何以爲辭東南不賓爲日已久先朝以來
置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
旣闇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
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王無
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
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勲人
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之
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旣爲禍始曾無愧
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
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渡洛陽或欲東臨江左
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

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壅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旣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旣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歎

歎表

魏帝納后群臣上禮文表

臣聞軒轅乃至西陵以之作合行至聖靈山
于是來嬪伏惟陛下龍飛鸞閣大明地運長秋
旣建陰教有主景命無窮靈其長世普天之下

遂爲王殺幽辱壅份了無遺恨何者王旣以德
見推以義見舉一朝皆德合義便是過有所歸
本望君臣一體若公等不爲今日外疎到此
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死則我泣而道
燦朕旣親王情如兄弟所以致筆付膺不覺歎

表

魏帝納后群臣上禮文表

臣聞軒轅乃至西陵以之作合夏后至聖塗山
于是來嬪伏惟陛下龍飛纘曆大明理運長秋
旣建陰教有主景命無窮靈基長世普天之下
莫不欣躍

西河王謝太尉表

臣聞拂羽決起力謝摩天策蹇載馳功微送日
將短翮難以陵高鶩乘無由致遠雖復建旗出
郡未追楚趙之風捧壺入侍徒踵金張之迹及
天祚明德運啓興王六遂始遷九鼎初定於焉
承乏有用當官草靡從風未遑克讓常恐執轡
傾輪操刀傷錦

爲司徒高敖曹謝表

委水橫流群龍交戰徒悲道喪空懷主辱雖復
見義援戈臨危奮劍顧慚後屺終謝先鞭事等
泣河無救三川之竭有類憂天豈支四極之壞

爲臨淮王謝封開府尚書令表

臣道愧山東氣慚隴右激水弗功搏風無力但
以平原帶地資緒極天發趾自高理翮以遠出
臨侯服旣乏刺舉之能入踐帝闈又無應對之
美空復受戈清廟推轂朱門孝闕淚河功慚汗
海大寶遠隆橫草未樹顧以有涯願言知止

爲南陽王讓尚書表

臣聞立而託乘乃成致遠之功坐以運舟遂有利涉之用若以輕任重課憑虛責實雖欲自勤終焉靡效

爲上黨王穆讓太宰表

臣聞策蹇長途終慚一日之致懸縷屑臺詎任千鈞之重固知才弱不可自強力微難以企及智小謀大恐貽折足之憂才輕任重懼有絕臙之悔旣慮鑠金固陳匪石

爲廣陵王讓吏部尚書表

假勢風雲非由羽翮徒得推遷就列僂俛當官
曾無辟雍議禮之名詎有銅雀獻賦之敏而政
本寔繁司會尤切抑揚智地用舍時流實當年
之準的乃一世之權衡得其人則分職之任隆
非其才則曠官之失起

爲安豐王延明讓國子祭酒表

臣聞寶劍未砥猶乏切玉之功美箭闕羽尚無
衝石之勢况才非會稽之竹質謝昆吾之金至
於敷教東序流訓上庠置樽候酌懸鐘待叩必
須蘊朱藍以成彩立規矩以爲式垂三行於貴
游揚六藝於胄子而臣學愧聚沙問慙攻木雖
歷文史不治章句於茲曠官青衿何仰

溫侍爲廣陽王北征請大將表

今四郊多壘三軍申發率土之濱莫敢寧晏况
忝末屬復董元戎臣不盡心誰將竭力豈容飾
讓苟違戎重但以軍旅之事實所未學求保重
將隨方指麾臣請先驅被堅督戰若使旗鼓相
望埃塵相接決機兩陣之間不辭萬死之地脫
獨委臣專總戎旅兵術靡常軍機屢變以臣當
之必所未達雖奉廟筭有均膠柱

辭謂文辭學曰請決驪姬望晉嬋其對其楚
 藉苕藿其重所以軍旅之事實而末學末器重
 忝末讓對董元其曰不盡心精練敵豈容
 今四波多壘三軍由發率土之賦莫如寧晏只
 為貴王其珍請大錄表

溫侍讀集卷之二

魏濟陰溫子昇鵬舉著

明閩漳張 熒紹和纂

上書

為廣陽王淵上書

淵為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
 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淵上書

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
 始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
 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

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冲當官任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征鎮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畱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爲清途所隔或投彼有比以御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歛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過美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爲此無不切齒憎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卽申聞求改鎮爲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爲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及臣崇與臣逵

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

爲廣陽王淵上書靈太后

往者元義執權移天徙日而徽託附無翼而飛今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銜臣切骨臣以疎滯遠離京輦被其構阻無所不爲然臣昔不在其後自此以來翻成陵谷徽遂一歲八遷位居宰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錄自徽執政以來非但抑臣而已北征之勲皆被擁塞將士告捷終無片賞雖爲表請多不蒙遂前晉元標據于盛樂後被重圍析骸易子倒懸一隅嬰城

二載賊散之後依階乞官徽乃盤退不允所請而徐州下邳戍主賈勲法僧叛後蹙被圍逼固守之勲比之未重乃立得州卽授開國天下之事其流一也功同賞異不平謂何又驃騎李崇北征之日啓募八州之人聽用關西之格及臣在後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西定襄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若計北而論功亦何負于秦楚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然其當途以來何直退勲而已但是隨臣征者卽便爲所嫉統軍袁叔和曾經省訴徽初言有理又聞北征隸臣爲統應時變色復令臣兄子仲顯異端訟臣緝緝翩翩謀相誹謗言臣惡者接以恩顏稱臣善者卽被嫌責甄琛曾理臣屈乃視之若仇讐徐紇頗言臣短卽待之如親戚又驃騎長史祖瑩昔在軍中妄增首級矯亂戎行蠹害軍府獲罪有司避命山澤直以謗臣之故徽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敬比送降人旣到定州翻然背叛賊如決河豈其能擁且

以臣府參寮不免身首異處徽旣怒遷捨其元惡及胥徒從臣行者莫不悚懼頃恒州之人乞臣爲刺史徽乃斐然言不可惻及降戶結謀臣頻表啓徽乃因執言此事及向定州遠彼姦惡又復論臣將有異志翻覆如此欲相陷沒致令國朝遽賜遷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徽旣優幸任隆一世慕勢之徒於臣何有是故餘人攝選車馬填門及臣居邊賓遊罕至臣近北爲慮其爲梗是以孜孜乞赴京闕屬流人舉斧元戎垂翅復從後命自安無所侷俛先驅不敢辭事及臣出都行塵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證爲可疑之兆忽稱此以構亂悠悠之人復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勅伺察臣事徽旣用心如此臣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未夷國艱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爲急徽昔臨藩乃有人譽及居端右蔑爾無聞今求出之爲州使得申其利用徽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之切脫蒙闕公私幸甚

銘

鐘銘

宮商遞變律呂相生立號則起從華以成調之
必應擊而不橫銅盤韻響火鳥和聲出入成則
明宵有數讓畔施晷雷澤流爰於足讓川亦既

朋宵亦燬

必勳擧而不懽
陔盤賄警火
臭味羣出入
烈順宮商
變非川
牀主立
說頃
步
與華以
如臨之

龍

碑

碑

舜廟碑

懷山不已
龍門未闢
大道御世
天下為公
感夢長人
明敷仄陋
釐降二女
結友九男
執耜歷山
耕夫所以
讓畔施罟
雷澤漁父
於是讓川
亦既登庸
以之納錄
九官咸事
百揆時敘
有大功于
當世
集歷數而
在躬
受文祖之
命
致昭華之
玉班
五瑞於群
后
禋六宗於
上玄
舞干戚而
遠夷賓
棄金璧而
幽靈應
青雲浮洛
榮光塞河
符瑞

必臻休祥咸萃以君人之大德爲帝王之稱首
陟方之駕遂往蒼梧之窆不歸爰自先民實存
舊廟旣緝葯房遂鎮瑤席龍駕帝服蓋依稀于
慕舜交鼓絙瑟實髣髴于聞韶其辭曰
虹氣降靈姚墟誕聖樹陰未隄帝圖已定乃賓
四門以齊七政天眷功高民歸德盛治旣蕩蕩
化亦巍巍南風在詠西環有歸嶷山永逝湘水
長遠靈宮肅肅神館微微

寒陵山寺碑

昔晉文尊周績宣於踐土齊桓霸世威著於邵
陵並道冠諸侯勲高天下衣裳會同之所兵車
交合之處寂寞消沈荒涼磨滅言談者空知其
名遙遇者不識其地然則樹銅表跡刊石記功
有道存焉可不尚與永安之季數鍾百六天災
流行人倫交喪爾朱氏旣絕彼天綱斷茲地紐
祿去王室政出私門銅馬競馳金虎亂噬九嬰
暴起十日並出破壁毀珪人物旣盡頭會箕歛

杼軸其空大丞相渤海王命世作宰惟機成務
標格千仞崖岸萬里運鼎阿于襟抱納山岳於
胸懷擁玄雲以上騰負青天而高引鐘鼓嘈噴
上聞於天旌旗繽紛下盤於地壯士凜以爭先
義夫憤而競起兵接刃於斯場車錯轂於此地
轟轟隱隱若轉石之墜高崖硠硠磕磕如激水
之投深谷俄而霧捲雲除冰離葉散靡旗蔽日
亂轍滿野楚師之敗於柏舉新兵之退自昆陽
以此方之未可同日旣考茲沃壤建此精廬砥
石礪金瑩珠琢玉經始等於佛功制作同於造
化息心是歸淨行攸處神異畢臻靈仙總萃鳴
玉鸞以來遊帶霓裳而至止翔鳳紛以相嚙飛
龍蜿而俱躍雖復高天銷於猛炭大地淪於積
水固以傳之不朽終亦記此無忘

木回以轉之不泯絲亦暗此無亦

諸神而具觀難對高天澁嶺益炭大此命於蘇
王鸞以來我帶靈裳而至土階鳳絲以醉觀派
外息山長韻年石刈與師異畢蕤靈山懸萃點
不顯金瑩粧紅玉盤故等然此世歸非同然哉

大覺寺碑

維天地開闢陰陽轉運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
神初地遼遠末路悠長自始及終從凡至聖積
骨成山祗劫莫數垂衣拂石恒河難計及冠日
示夢蒙羅見謁應世降神感物開化顏如滿月
心若盈泉體道獨悟含靈自曉居三殿以長想
出四門而永慮聲色莫之晉榮位不能屈道成
樹下光燭天上變化靡窮神通無及置須彌於
葶蘆納世界於微塵闢慈悲之門開仁壽之路

拯煩惱於三塗濟苦難於五濁非但化及天龍
教被人鬼固亦福霑行馮道洽遊魚但群生無
感獨尊罷應雜色照爛諸山搖動布金沙而弗
受建寶蓋而未留遂上微妙之臺永升智慧之
殿而天人慕德象法興靈圖影西山承光東壁
主上乃據地圖攬天鏡乘六龍朝萬國牢籠宇
宙襟帶江山道濟橫流德昌頽曆四門穆穆百
僚師師乘法船以徑度駕天輪而高舉神功寶
業旣被無邊鴻名懋實方在不朽抵掌措言雖
不盡意執筆書事其能已乎

自結繩運往觀象...
是非于一指論道德...
二篇九...
遂開百

家之言並作皆以賦命存遺隨攝養致天壽受
惠起於吉凶情僞動於利害雖坎壈羅之况未

...

殿而天人慕德象法典靈圖影西山承光東壁
 主上乃據地圖攬天鑿象六龍朝萬國半龍宇
 宙襟帶江山道濟流
 僚師師乘法船以
 不盡意持筆書其
 乎不任
 措言雖

印山寺碑

自結繩運往觀象代興禮樂相因詩書間出喻
 是非于一指論道德于二篇九流之義遂開百
 家之言並作皆以賦命有遭隨攝養致天壽愛
 惠起於吉凶情僞動於利害雖改張羅之呪未
 易釁鐘之牲因果之業未申感應之途猶蔽是
 以脩短有命子夏論之而未詳報施在天史遷
 言之而未悟大丞相渤海王膺岳瀆之靈感辰
 象之氣直置與蘭桂齊芳自然共珪璋比潔加

法體備百行智周萬象道兼語嘿思極天人固
以兆云非虎自懷公輔之德世稱臥龍實任王
佐之器道足以濟天下行足以通神明表立人
之上才含廣途之大量永安之未時多異謀蜂
蠆有毒豺狼反噬殼弩臨城抽戈犯蹕世道交
喪海水群飛旣而蒼龍入隱白虎出見命世有
期匡時作宰拯沉溺以援手涉波瀾而濡足懸
皦日於胸懷起大風於襟袖動之以仁義行之
以忠貞附之者影從應之者響起

定國寺碑

蓋兩儀交運萬物並生始自苦空終於常樂而
緣障未開業塵猶擁漂淪欲海顛墜邪山雖復
光華並於日月術數窮於天地有扶危定傾之
力爲濟世夷難之功登途山而未歸遊建水而
不反並馳於苦樂之境皆入於生死之門幽隱
長夜未覩山北之燭沈迷達路詎見司南之機
昔日先民雖云善誘尚習蓋纏未能解脫至如
八卦成象示之以吉凶百藥爲醫道之以利害

江傳詩集 卷之三
衣食有業民免饑寒之憂水土既平人無墊溺
之患斯誠事周於世用功濟於生民不論過去
之因緣詎辨未來之果報惟無上大覺均悟玄
機應現託生方便開教聖靈之至無復等級威
神之力不可思議動三乘之駕汎八解之流引
諸子於火宅渡群生於海岸自一音輟響雙樹
潛神智慧雖徂象法猶在光照金盤言留石室
徧諸世界咸用歸仰

常山公主碑

啓泰微之層構闡閭闔之重扉擬天下以爲家
苞率土而光宅然則昆山西峙爰有夜光漢水
東流是生明月公主稟靈宸極資和天地芬芳
有性溫潤成質自然秘遠若上元之隔絳河直
置清高類姮娥之依桂樹令淑之至比光明於
甯燭幽閒之盛匹穠華於桃李託體宮闈而執
心撝順婉然左辟率禮如賓舉華燭以宵征動
鳴佩而晨去致肅雍於車乘成好合於琴瑟立

行潔於清冰抗志高於黃鵠停輪表信闔門示
禮終能成其子姓貽厥孫謀而鐘漏相催日夜
不息川有急流風無靜樹奄辭身世從宓妃於
伊洛遽捐館舍追帝子於瀟湘銘曰
龍轡莫援日車遂往奄離形神忽歸丘壤祖歌
薤露出奏巫山永厝中野終掩窮泉蕭瑟神道
荒涼墓田松檟徒列琬琰空傳

墓誌銘

司徒元樹墓誌銘

昔樞電降祥姬水成業握八符以馭世膺五命
以會昌欽明格於上下光澤被於宇宙卜年永
久歷世遐長有文王之孫子啓周公之苗裔積
善所及踵武稱賢每以辛李爲言恒持韓白自
許殫百慮之一致盡能事於生民蒼蒼在上義
歸無厚徒有東平避世之意空懷北海自晦之
情疾非逢霧終異啓手銘曰

明允篤誠發於岐嶷未鏤已雕不扶而直脩禮
以耕強學爲殖孔旣歎魯莊亦吟越况以度思
有懷明發翻然高舉歸於魏闕長路未窮朝光
已沒

司徒祖瑩墓誌

自天命生商王居徙亳源源誌遠枝葉繁華祖
德潤於身聲高邦國父行成於己名重京師公
鍾美多福資神積善噐局閑靈志識開悟口含
碧雞之辨手握雕龍之文門有善業家傳慶靈
礪金成噐相遺滿籛琢玉爲寶待價聯城匪直
也人實惟有道言析秋毫辭連春藻

文錄

閭闔門上梁祝文

維王建國配彼太微夫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
 是簡穆卜無違雕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
 九重巍巍居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
 攸歸

武重巖巖邑寔際誦節日垂太一人育慶四載
曼蘭野卜無巽調采以梁蘇真淇深八韻香香
蘇王藝因酒好太婚大昏育命高門智異貞氣
閭闔門上梁跡文

文

附錄

温子昇傳

北齊魏 收

温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
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劉義隆彭城王義康戶曹
避難歸國家于濟陰寃句因為其郡縣人焉家
世寒素父暉衮州左將軍府長史行濟陰郡事
子昇初受學于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晝晝
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為廣陽王淵
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

景見而善之故詣淵謝之景曰頃見溫生淵怪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淵由是稍知之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奉等二十四人爲高第於時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奉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以憂去任服闋還爲朝請後李神儁行荊州事引兼錄事參軍被徵赴省神儁表晉不遣吏部郎中李獎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晉王朗所以發嘆宜速遣赴無踵彥雲前失於是還員正光末廣陽王淵爲東北道行臺召爲郎中軍國文翰皆出其手於是才名轉盛黃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啓答之敏速於淵獨沉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寶盈滿子昇取絹四十疋及淵爲葛榮所害子昇亦見羈執榮下都督和洛興與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其手曰卿今

得免足使夷甫慙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
厲精不已建義初爲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魯
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加捶撻
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
才子不過數人豈容爲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
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
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今復不
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
加伏波將軍爲行臺郎中天穆深加賞之元顥

入洛天穆召子昇問曰卽欲向京師爲隨我北
渡對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
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克復京
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王
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昇還洛顥以爲
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爲顥任使者多被廢黜而
子昇復爲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
計除正員郎仍舍人及帝殺爾朱榮也子昇預
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

問是何詔書子昇顏色不變曰勅榮不視之爾
朱兆入洛子昇懼禍逃匿永熙中爲侍讀兼舍
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
大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蕭衍使張臯寫子昇
文筆傳於江外衍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此
士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太守傅標使吐谷
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
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
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轅謝含任吐
沈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
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
德素齊文襄王引子昇爲大將軍府諮議參軍
子昇前爲中書郎嘗詣蕭衍客館受國書自以
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爲文襄館
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忸
怩乃推陸操焉及元僅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
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文旣成
乃餓諸晉陽獄食敝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

口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又爲集其文筆爲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預其間所以終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

遺事

爾朱榮圍朝士於堤東臨以白刃云能爲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李神儁李諧溫子昇並當世辭人皆在圍中耻是從命俯伏不應莊帝召溫子昇告以殺爾朱榮狀并問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上曰王允若卽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

李廷寔除青州刺史帝因懷博之俗世號難治勇宜用心時楊寬在齊側不曉懷博之義私問

溫子昇子昇曰彭城王爲青州聞齊土之民太
守初入境皆懷搏叩頭及其代還以搏擊之懷
搏之義起于此也

伽藍記

集評

樂安孫彥舉濟陰溫子昇並自孤寒鬱然特起
咸能綜採繁縟與屬清華比於建安之徐陳應

劉元康之潘張左束各一時也

北史文苑傳序

庾信至北唯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
比方何如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

驢鳴犬吠耳

新語補

北人謂溫子昇凌顏鑠謝合沈咄任雖誇詡語
然子昇文筆艷發自當爲彼中第一人生江左

程